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

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

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

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

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

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音禺

禺禺中時加巳也淮南子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

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
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
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
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
六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
聚載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
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
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
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唐
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

德致八極豈直欲破疆敵收鄰國乎越王曰
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
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結吳宮幸來
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
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
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
欲欲字下當
有立字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
以豉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處立霸王之
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

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

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句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

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

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

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

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帝處其陽陸

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天地之

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

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

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

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

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

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同

冠其山巔以為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

以望起離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

雲物起離宮於淮陽十步在淮陽里止越舊

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

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指云中指

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越

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越駕臺在於成

丘越絕駕臺立苑於樂野越絕曰越王弋獵

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十道志樂野

樂野勾踐以此野為苑今有樂瀆村燕臺

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齋臺在於襟山按

境無襟山越絕曰稷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

曰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

三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厨一曰冰

備蕭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

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

有聖臣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

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聲去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

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

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毛氏箋

葛所以為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

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

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

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

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

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

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

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爲太末縣今衢

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縱橫八百餘里

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黨報吳增封之禮謂欖爲越擘今此書無九黨二字詳下文文

筍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筍玉篇筍丁益切盆也此党字誤文筍七枚

狐皮五雙晉竹十度度當作搜漢溝洫志漕

騷船總名也或作搜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

狄當作狹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

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

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卧於舍謂

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

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

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

賜羽毛之飾杙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

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

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曰葛不連蔓

菜台台音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

飴事類賦及越舊經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引

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四體
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兮不敢

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
羽奇机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
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
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
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
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
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

柰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
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
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
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
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
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歛則奪之多作臺
游以罷音疲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詳文
意上
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
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臣聞善爲國者遇
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

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
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
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
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
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
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
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八猛獸將擊
字文衍必餌餌當
作弭毛帖伏鷲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

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
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
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少辭無
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
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
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
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
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
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

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
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
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
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
隕亦作頽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
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
其熾水靜則無漚潏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
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

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
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
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
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
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
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
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
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
大夫嚮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

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
王虚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
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
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
皐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
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四時之利
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
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
便願各就職也

第八卷終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

吳蒙天祉福得得下當返字越國群臣教誨各畫

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

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

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

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

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檄驚疑當而召群

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

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三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

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

刈音

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

易字不通疑各字之誤各

略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群臣進計硯

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

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

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

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

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

其義未詳或恐字誤

碯溪之

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

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

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

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

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虚心高望冀聞

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

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

難試以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

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酒

無量不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註以察其能

示之以色以別其熊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

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

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

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

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

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

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

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

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
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
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
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
有九術史記作七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
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
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
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
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日尊天事鬼

鬼下當有神字下
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
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

粟彙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
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
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
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
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
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
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

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

毋祭陵山於會稽帝陵山禹陵之山先秦古書

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為吳

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

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遼遠亦非當時

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渚也

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

水以別州縣之字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

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

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

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

作士之工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

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柴楸欲以獻一夜

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

梓陰為榎柎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

刻削磨礲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

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

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

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

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
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
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為殿之餘材甚非所以
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
王以為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
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
為殿亦已休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子胥諫曰
吳何越之失言而吳之易悅耶
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
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
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
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
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
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

夫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
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
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
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
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
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龜策傳曰
辰不全故有

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
為孤辰巳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
五旬可以類推劉歆七審於存亡乃可量敵
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

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之
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
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
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
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
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
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
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
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

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
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
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
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
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
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
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
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
也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

陟畧切望陽出糶筴作策通其極計三年五倍
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

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
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

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

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

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

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蘿山

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

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

浣沙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

會稽縣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

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

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

以鄙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陋

貌侵短小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

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
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
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
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
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
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
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
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桀伐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而生伯服逐太子宜曰太子奔申申人與繒西戎攻幽王周於是乎

亡妹音末喜音嬉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
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柰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大夫種使去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饑乏道存饑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

六 吳越春秋 卷之九
九
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
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
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
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親不與未成寃且
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
伺吾間去聲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
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
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
愧勾踐勾踐氣服爲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

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
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
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
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
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
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
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
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
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

蝮以食蝮

蝮名一曰蛇
虺善螫人

不恣其意今大王捐

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

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

蟲無足曰豸
疑當作豸

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

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

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

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

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

誅今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

謂意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
墓表商容之間也太宰嚭曰子胥為人臣

徒欲干君之好拂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

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

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內

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今大王譬

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

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

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

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

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

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

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箠筵竹箠筵竹名箠直尋切筵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筴管箠筵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未折墮地女接取其未按此書未字當作末捷通作接易晝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

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

之教軍士

詩註一丈為版五版為堵左傳五

字疑當作隊長疑是上聲高或人名也

當世勝字上疑當勝越

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

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

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

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

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

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

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

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

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上逐害之謂也於

是神農皇帝

皇當作黃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世本黃帝

臣牟夷

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

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

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

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

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

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

機設樞

釋名弩柄曰臂鈞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

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

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

三侯少異耳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

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

稱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

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

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

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

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

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

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

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

為軍師與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

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

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

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

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句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飛矢之道音曰夫射

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

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

矢連續而去也

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

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

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方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